

披袍仪式

九月初的一个周末,温切斯特公学的高中新生入学。开学那天,学校要举行仪式给获得奖学金的“学者”披袍,晚上还有一个鸡尾酒招待会。开学前,学校来信邀请我们参加,到了学校后我们才知道,披袍的仪式很重要,有几百年的传统,我们很后悔没有带相机去。

披袍仪式是下午四点在公学的大厅举行的。公学的大厅不大,大概可以坐二三百人。大厅四周的墙上挂了一些人物肖像油画,是历史上温切斯特公学有名的校友。

我们进去时,一些学生家长和部分老师已在台下就坐,台上也坐了人,有些身着长袍,据说是学校的一些负责人。台上正中放着一个矮凳,上面有一个红缎的垫子。三点四十五分,“学者”学院的院长罗伯兹先生领着十二个十三岁的“学者”和艾伦、张良走进来。罗伯兹先生身着紫红色长袍,那十二个十三岁的“学者”和艾伦、张良身着黑色长袍。

四点整,有人在大门外敲了两下,一个人推开大门,拿着一个红色的权杖在前面引路,校长塔特博士身着红色长袍走在前面,随后是副校长和学校董事会成员。他们在台上落座后,校长讲话,大意是通过公开考试竞争,那十二个十三岁的孩子被选为今年初中的“学者”,艾伦和张良被选为今年高中的“学者”,现在给他们授予“学者”称号。一阵热烈的掌声后,第一个“学者”走到台中间,先对校长鞠躬,然后跪在那个矮凳上。校长一只手放在他的头上,然后讲了一通,我们一句也听不

成长故事

张兴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介绍了一个普通的小孩张良在国内和英国受教育的经历。张良在国内上了两年小学后,到英国的公立学校上小学和初中,后来获得奖学金,进入温切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这所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学校上高中。到目前为止,他大概是温切斯特公学唯一的一个获得该奖学金的中国内地小孩。毕业时,张良考进了剑桥大学。

懂,最后那个学生说“阿门”,就回到座位上。按照这个程序,张良也走到台中间跪在那个矮凳上,校长又讲了一通,讲完后张良说“阿门”,也回到座位上。大家再鼓掌。

会后张良给我们说,披袍仪式通常由董事长主持。当时董事长病重,所以才由校长代替。校长在披袍仪式中讲的是拉丁语,难怪我们一句也听不懂。六百年前,英国的上层社会都讲拉丁语,所以每个举行这个仪式的人必须用拉丁语

讲话,这个传统保留至今。罗伯兹先生在会前已经告知了校长讲话的内容,校长在讲话中说,“学者”的奖学金由公学基金提供,来之不易。“学者”不但应该努力学习知识,也要学会如何学习而终身受益。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做

人,成为社会的精英。事后,我们问张良,举行了这个仪式,披上了学袍,有什么感受。披上学袍,他已经真正成为公学的一个“学者”了。

温切斯特公学的“学者”披袍仪式后,无论是上课或是公学的其他公共活动都必须披黑色的学袍,内穿衬衣打领带。我不知道为什么温切斯特公学六百多年了一直保留着这个传统。这一点与其他的公学不一样,其他公学的奖学金获得者与普通生的服装没有差别,甚至有些公学的奖学金获得者与普通生住在同一栋住宅楼。而温切斯特公学却很强调这种差别,“学者”从服装到住房与普通生都不一样。这种日常生活的差异,让“学者”们感到自豪,也感到压力。这种压力让“学者”们时时事事要约束自己的行为,要注意自己的举止,要提高自己的修养,只有这样才能“礼貌养成绅士”。

现在“学者”的黑学袍已成为温切斯特公学的一景,许多到温切斯特公学参观的游客喜欢与披黑学袍的“学者”合影。另外“学者”在温切斯特公学还享有一些特权,比如“学者”可以在校园的草坪上散步,而普通生则必须在草坪间的便道上行走,谁都不知道这其中的缘由,也不知这个习惯从何时开始,只是年复一年都照此办理。

首批特赦

1959年12月4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执行的首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大会,在北京西北方向的功德林大礼堂里隆重举行。

主席台正中,坐着面容端正的首席法官,台前两侧,分坐着中央统战部、国家公安部的衣着整齐的高级干部。来自八条胡同的二百多名国民党战犯,排成两路纵队,突然混乱地走进往日出出进进看电影的地方。尽管他们完全明白今天为什么要通知换上新衣服,可是直到走进了功德林大礼堂,才完全相信这里即将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他们蹑手蹑脚地依次在条凳上坐下来,然后前倾着身体观察主席台上的动静。郑庭笈和杨伯涛突然睁大了眼睛,因为他们分别看见了坐在台侧的女儿和儿子;除此而外的战犯们突然收回了自己的目光,因为他们看见了坐在台上的姚处长。

法官终于唱名了!“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

法官却换了一口气。“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睿泉……”

法官这时换了一口气。“以上人员,改造十年期满,确已改恶从善,准予释放。从宣布之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一阵沉默之后,全场骚动。

将军们的神情发生着不同的变化:先前闭上眼睛的,现在睁开眼睛,先前睁开眼睛的,现在闭上眼睛;先前垂着脑袋的,现在抬起头来,先前抬起头的,现在垂着脑袋……邱行湘的眼睛,随着他抬起头



纪实文学

黄济人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友情推荐

在公安部的协助下,著名作家黄济人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神秘的公安部功德林战犯所的真实全貌。本书以原国民党战犯邱行湘的被俘和改造为线索,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杜聿明、宋希濂、黄维、康泽、文强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这个比军事战场上更为炽热、复杂和漫长的决战中改造从新的内幕。

来而突然睁开。他像被什么刺伤了神经,耳朵嗡嗡作响,大脑含混不清。起初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而后就什么也不见了。

姚处长站起身来,他招呼获救人员走到台前。

二百多名国民党战犯中的十名将军,离开先前的座位,走出先前的队伍,按照唱名的顺序,依次在大礼堂第一排的长椅上坐了下来。

代表获救人员家属讲话的是杨伯涛的儿子杨建华(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和郑庭笈的女

儿郑心楠(北京十二中学学生)。他们从新一代的角度,对父亲提出忠告:“回家以后,我们要继续监督爸爸的思想改造。”代表获救人员讲话的是杜聿明。他从新生者的角度,对政府表示了感激。代表改造机关讲话的是姚处长。他从实业家的角度,对全场国民党将军发表谈话:“我们祝贺第一批获救人员,希望你们以人民为榜样;我们等待第二批获救人员,希望你们以新生者为榜样。”

法官开始颁发特赦证。那是一张八开大小的白纸,上方用毛笔写着获救人员的姓名,下面盖着最高人民法院的红印,中间则是铅印的有关特赦的其他说明。十张特赦证依照了方寸的顺序,一张一张地重叠在褐色的讲台上面。法官伸出双手,迅速地递交,十人伸出双手,缓慢地承接——陈长捷颤抖着手指,特赦证差一点没有接稳,邱行湘接稳了特赦证,却一下子被泪水浸湿……

还是在国民党战犯们参观北京建筑物的时候,他们进入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记录着国民党军队的历史罪恶的图片上,邱行湘看见了洛阳牡丹之城的废墟,陈长捷看见了天津宜兴埠的烟火,王耀武看见了济南城垣上的大炮,杜聿明看见了徐淮战场上堆积如山的化学武器……他们的名字,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的身躯,却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他们不敢仰视,他们潸然泪下,为了偿还一点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欠下的血债……

请相信他们双手的颤抖吧,特赦证上的全部文字,记录着人民解放战争又结束了一个伟大的战役。

找父亲借钱

这一天,许半夏一直到回家吃完晚饭都闷闷地没说过十句话,忽然想到什么,便收拾了一下出去,去那个久未谋面的父亲的家。

父亲一家三口,妻贤子孝,但那都与许半夏无关,那里没有第四个人的位置。许半夏从小要么住爷爷家,要么住外婆家,父亲没有再娶时,他一个大男人不可能照顾一个婴儿,再娶后碍于妻子不愿做后娘,更不可能让许半夏回家,再说他心里还是保持着对这个“害死”他前妻的女儿的厌恶。

所以许半夏敲门进去的时候,里面的一家三口都很吃惊。许半夏也没有废话,只是站到她父亲面前,淡淡地道:“我找你说几句话,哪里方便说?”

后母原本在洗碗,听见了就说:“客厅沙发上坐着说吧。”许半夏早就知道后母不会愿意他们父女两个进书房关上门说话,闻言看都不看她一眼,直接进入书房坐下,他父亲既不愿得罪老婆,又不敢得罪匪气十足的女儿,只得缩手缩脚地跟了进来,但是不敢把门关上,方便他老婆“垂帘听政”。

许半夏知道想叫她父亲先开口是不可能的,便自己先开口道:“怎么就不问问你有没有吃晚饭?”做父亲的自知理亏,但还是勉强道:“你进门后也没有叫过我父亲。”许半夏冷笑道:“你还真是屡教不改,我还是那两句话:一、你不配;二、你希望生半夏毒死你?”

做父亲的医术高超,可口舌上实在不是女儿的对手。同父异母的弟弟在门口张望了

商战小说

阿耐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从浙江收废旧钢铁开始,许半夏一心想进入钢铁行业,面对国有大型企业、外资企业、外省钢铁企业、本地小钢铁制造企业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许半夏巧妙利用这些企业之间的关系,周旋于各关系的关键人物之间,寻找商机。在“哥们”童骁骑和小陈的帮助下,一步一步建立了在圈子内的信誉,完成原始积累……

一下,一看许半夏尖刀一般扫过来的眼神,吓得立刻夺路而走。许半夏沉默了一会儿,见让父亲理亏,夺取主动的目的已达到,便开门见山道:“我暂时手头紧,需要两百万,两个月内还你,你明天请一天假筹齐了,我后天来问你拿。”做父亲的愣了一下,道:“我没那么多钱。”许半夏知道父亲一定是这句话,对父亲的新仇旧恨都涌上心头。做父亲的知道女儿是混什么的,再说又亏欠女儿,低声道:“我只能拿出……”没想到在一

边偷听的后母冲出来,大声道:“我们拿不出钱,都在股票里。”

许半夏抬起脚,一脚踢翻墙边的老树桩花盆架,上面一只青花瓷花盆应声落地碎裂。许半夏都没有起身,只是冷冷盯住这个女人道:“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这儿没你这个后来的说话的地方,滚出去!”

后母虽然知道许半夏的厉害,又被她那一脚踢得心惊胆战,但一想这是在自己家里,她一个外来的竟敢挑战权威,怎么得了,不能被她得逞,两百万啊,万一她拿了不还怎么办?当下拍着门板道:“这是我的家,滚出去的该是你,我说没有钱就是没有钱!”可就是不敢进书房。

许半夏眼前没东西可踢,也懒得扭头看门口这个外强中干的女人,只是盯着父亲冷笑道:“跟我对着干?问问你有没有这个资格?”

后母再也说不出话来,做父亲的只得硬着头皮插话:“半夏,客气一点。”许半夏“哼”地一声,道:“名字是你起的,你不正希望我又辛又毒吗?说吧,拿得出多少。即使是股票,你也得给我割肉抛了。”

做父亲的沉默了一会儿,道:“我给你一百万,你出借据给我。”许半夏本来就打算借到一百万,闻言起身,道:“早说不就好了?既然只是一个百万,我明天晚上就过来取,借据你自己写好,我签名。没有利息。你欠我的。”

许父唯唯诺诺,后母更不敢说话,许半夏昂首阔步自己开门出去。相信她走后,这个三口之家内定定会掀起一阵轩然大波,但是无碍,谅谁也不敢提出不借那一百万。

闹离婚

大概在四年前,老宋突然提出离婚。樊松子问理由呢,老宋说两人没有共同语言。樊松子冷笑一声,说当年你从大山里走出来,读了几年书刚在这座城市落脚时,怎么不说我们没有共同语言?老宋沉默不语,但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樊松子左想右想想不通,怀疑老宋在外面有了人。

为此,她跟踪过老宋。那天,她找单位同事换了辆车,停在老宋单位附近。下班时间刚过,她看见老宋和几个同事出来了,有男有女,分别上了两辆车。老宋坐的车上,只有两个男人。她跟上去,车停在了新开的一家湘菜馆门口,樊松子经常送客人过来。

她本打算一直等下去,赶巧上了客人。她便拉了两趟客。心里还是不甘,又转回去。在门口等了没多久,老宋几个出来了,显然都喝了不少酒。一个女人将胳膊搭在一个男人的肩上,另一只手上上下下地舞动。老宋和另一个男人站在旁边说话。

几个人又上了车,这次直奔“格莱美”,一家KTV量贩店。樊松子干脆一心一意等在外面,脸皮的厚度还不足以让她直接闯进去。

樊松子在车里睡着了。猛地惊醒过来,一看时间,快一点了。她不知道老宋走了没有,想想还是开车回了家。老宋没回。樊松子洗完澡,靠在床上又等了一个多小时,老宋才回来,一身的烟气、酒气。第二天,她偷偷闻了闻老宋换下的衣服,倒是没有异样的香味。

樊松子突然觉得自己很无聊。白白浪费了一个夜晚不说,还弄得自己睡不



悬疑小说

王芸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的姐樊松子与老宋的婚姻出现危机,儿子成成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失去儿子之后,樊松子特别渴望再生一个像成成一样的孩子。新生命终于在她肚子里孕育,樊松子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这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扰乱了她的生活……

香。这是何苦呢?跟踪的傻事是不做了,可她无法安心。好端端地,一起生活了约二十年,孩子都参军了,突然说要离婚。

想不通的樊松子故意找茬,刺激老宋。每逢这时候,老宋总是无声无息地翻看自己带回来的报纸,不作回应。原本就稀淡的夫妻生活,基本停摆。樊松子再不让老宋近身了,觉得他脏。心都不在了,怎么可能贴得那么近?后来,老宋干脆搬去了成成的房间。老宋不回应,让她感觉自

己像唱独角戏。樊松子心里越发地不甘,闹得越来越频繁,吵得越来越厉害。过分的话,不过分的话,都不经大脑过滤直接往外蹦。后来,发展到摔东西。说着说着话,手里的抹布直接朝老宋的头飞去了,或是枕头结结实实地砸在老宋身上。

终于有一天,老宋爆发了。沉默的人一旦爆发起来,能量有多惊人,樊松子算是知道了。老宋发了疯一样,一口气砸掉了一大摞碗碟。这之后,两人就经常性地开战了,反正成成远在部队上。这情形一直持续到成成转业回来。

成成到家那天,老宋回来得不算晚,一到家就进了成成的房间,聊了半天才出来。之前,樊松子已经将成成的床重新铺过了,老宋的枕头、被子都塞进了柜子里。老宋进卧室找了一圈,从柜子里拿出被子、枕头,铺在床上,当夜就在这边睡了。樊松子也没说什么。两人像是商量好似的。但老宋还是照样很少回家,成成渐渐看出了不对劲,问樊松子。樊松子索性将老宋要离婚的事全抖搂出来,从头至尾,细枝末节,用的是怨恨的口气。

从那以后,成成做了樊松子的情绪垃圾桶。和老宋每闹一次,樊松子就向成成哭诉一次,发泄一通,得些安慰的话。成成也劝她离了,要不两人都痛苦。他说,她会照顾樊松子一辈子,并伸出手来指天发誓。樊松子摇头:“你爸无情无义,我不会放过他的。”

成成两头做工作,可效果甚微。还没等事情有个结果,成成出了事。他生前没能实现的愿望,在他死后奇迹般地实现了。